

嘉業堂  
叢書

春秋正義殘本

第五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春秋正義卷三十四

定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八年注四年盟臯鼫正義曰露以昭二十八年卽位  
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魯曹俱在時以未告  
公而公薨故不書於經杜蓋以此故不數之四年盟臯  
鼫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其年盟于臯鼫自尔以來唯有  
此盟耳

靖公 正義曰諡法共以解信曰靖

懷公 正義曰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注從順至先公 正義曰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

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閔先爲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畧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无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宮僖宮災彼亦親盡言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

注盜謂至繁弱 正義曰傳言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是盜謂陽虎也公羊傳曰盜者孰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書經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也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制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繆爲言耳且所盜无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注顏高至異疆。正義曰漢書律厯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由此而言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爲合兩之爲兩則合重一兩升重十兩斗重百兩斛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爲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爲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爲疆矣。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爲古稱重故以爲異強計古稱亦準黃鐘之重爲之而得重於今者權量之起本

自黃鐘而世俗不同每有改易傳稱齊舊四量陳氏皆如一焉是其不必常依古也近世以來或輕或重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隨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則古時亦當然杜言古者謂此顏高之時爲古耳非言自古稱皆重也

俱斃至頰瘡 正義曰釋言云斃仆也孫炎曰前覆曰仆吳越春秋稱要離謂吳主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主人出師奔 正義曰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无戰備也劉炫云杜亦不勝舊今杜必異於



賈以爲復師奔走往助之者若如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稟丘之人是賈言非也

注救不至入竟 正義曰春秋諸侯相救皆書於經此救亦當書之不書者齊師聞晉來救已去魯地晉師未入魯竟不成爲救故不書也公會晉師于瓦瓦是衛地公往衛地會晉師是其未入竟也

注禮卿至畧之 正義曰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周禮大宗伯文也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今見士執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於是方始尚羔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傳言於是始尚羔必往前不執羔矣但往前所

執難知先儒各以意說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  
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  
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尙羔案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  
大夫執鴈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計命高下妄稱  
禮乎傳言始尙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若本僭  
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尙也若改僭從  
禮得名爲尙則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始尙六佾也以尙  
言之足知魯卿舊執非皮帛矣鄭眾云天子之卿執羔  
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爲大  
夫當執鴈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尙羔  
記禮所從壞案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

无異文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鴈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是則背明文而用肺腸也天子諸侯之臣所異者士相見之禮羔鴈皆云飾之以布而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纁鄭玄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則用布不畫所異唯此而已其執不爲異也傳文之乖於禮者爵是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失失於偏下以晉卿失於偏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

賈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卽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此經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僖二十年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故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棗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畧稱師乎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无征伐之事故以爲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劉以與宣元年並取於師會以規杜氏非也

注盟禮至請之。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

之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辨。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鄆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泄之以主次同盟者。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泄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注按擠也 正義曰說文云推排也排擠也按是推排之意故爲擠也昭十三年傳言擠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

禘于僖公 正義曰釋例曰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爲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爲用禘禮也計禘禮當于大廟令就僖廟爲禘者順祀之義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於僖廟行禘禮使先公之神偏知之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徙大廟而食今徙上世之主下入僖廟

祀之當時所為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義亦  
然也

而无至繼之一正義曰而女也言女先祖以來皆為季  
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

注徵召至召死 正義曰徵召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  
欲殺之今既得脫魯人歡喜季孫

以下原  
本闕佚

□□□□□□□□□□

□□□□□□□□□□□□□□□□□□□□□□

□□□□□□□□□□□□□□□□□□□□□□

□□□□□□□□□□□□□□□□□□□□□□

□□□□□□□□□□□□□□□□□□□□□□

□□□□□□□□□□□□□□□□□□□□於季孫

九年注四年盟臯鼫 正義曰蠱以昭二十九年卽位  
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獻公 正義曰諡法博聞多能曰獻

注五氏至次告 正義曰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衛  
侯次于五氏次旣告則伐亦應告故杜以爲諱伐盟主  
直以次告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者若全不告魯容可不  
以伐告今旣以次告魯何意告次不告伐明以衛新叛  
晉又魯與晉親故耻以伐告唯告次耳劉炫以爲不告  
伐故不書而規杜氏非也

傳注鄧析至竹刑 正義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  
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其君命遣造



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於竹，謂之竹刑。駟歆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爲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歆不矜免之耳。君子至可也。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云：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是賢能之人當議其罪狀，可赦則赦之。今鄧析制刑有益於國，卽是有能者殺有能之人，是不忠之臣。君子謂子然於是爲不忠也。

國之臣民誠有可以加益於國家者取其善處棄其邪惡可也雖知其邪當棄而不責所以勸勉人使學爲善能也

注詩邶至所執 正義曰邶風靜女之篇也於時衛君无道夫人无德衛人欲得貞靜之女以配國君易去无德之夫人也篇有三章其一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其二章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者筆赤管也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記妃妾善惡進御之法所以規誨人君也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之事事之常耳无可特善彤管記事乃是婦人之一大法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

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其女史所書之事毛傳有其畧也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无大小記以成法

注詩鄘至存身 正義曰詩鄘風于旄之篇也於是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其詩言大夫之好善者乘駟馬建于旄就賢者諮國事焉云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于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

以予之子子于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其末  
句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姝順貞也賢者見其好善美  
其共順言已寡知復何以告之自恨无可告之明其无  
所吝惜本錄于旌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彼二  
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君子引二  
詩以譏子然也

詩云至所茇 正義曰詩召南甘棠之篇也蔽芾小貞  
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伯之聽獄訟不重煩勞百姓止  
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故愛其樹  
彼蔽芾然小者甘棠之樹也勿得翦削之勿得斫伐之  
此乃是召伯舍息之處

凡獲至曰獲 正義曰器用者謂器物可爲人用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爲得也得用者謂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爲獲劉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以杜解爲非今知不然者案春秋書獲唯有囚俘囚俘不可以爲器物除囚俘之外唯有獲麟麟爲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物劉以麟皮亦堪爲器而規杜氏非也注葱靈輜車名 正義曰說文云輜駟衣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葱木爲靈子其內容人卧故得寢於其中而逃

其世有亂乎 正義曰言其當世將有亂也

注爲衛討也 正義曰往年衛侯叛晉叛晉必當事齊  
下文衛侯會之知是爲衛討也

使登者絕而後下 正義曰言使登城人絕皆上訖然  
後與書下遂自下亦讓書而先下

如驂之靳 正義曰詩云兩服齊首兩驂雁行鄭玄云  
兩服中央夾轅者然則古人車駕四馬夾轅二馬謂之  
服兩首齊其外二馬謂之驂首差退說文云靳當膺也  
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  
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  
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詩云騏驎是中騶

驪是驂是名服馬爲中馬也

注今熒至非也 正義曰此中牟在晉竟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卽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熒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熒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竟所及故云迴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有臣瓚者不知其姓或云姓

傳作漢書音義云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

注城謂至郭書 正義曰杜見傳言帥賤則云是東郭書劉炫云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師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无不識何故云暫幘而衣狸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



且書若爲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文旣相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克夷儀其師則克城之帥上克城之事郭書先登故知郭書爲帥身先士卒也僖三十三年晉侯親自敗狄而卻缺爲將成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爲主今齊侯雖伐夷儀郭書何妨別爲元帥戎事上下同服故逢五父得與齊侯易位郭書雖爲元帥軍眾之內齊侯容或不辨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故以爲帥謂東郭書劉據此諸事以爲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注督白至裘也 正義曰詩君子偕老之篇說夫人之

美云揚且之皙皙是面白之名故爲白也說文云齧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說文云製裁也衣貍製謂著貍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爲裘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而衣裘者哀二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須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注給其至役事 正義曰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國家役事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旣爲齊有故齊得優其徭役也然夷儀故邢都也邢滅入衛後乃屬晉自齊而伐夷儀其入晉竟深矣不必永

爲齊有當時暫得之耳

注毳衣至厚之 正義曰送死之禮衣服曰毳故以毳爲衣也公三毳之則明三時與衣自死至殯有襲與小歛大歛比殯三加衣也无存舊是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也下與之犀軒犀軒是卿車明三毳終以卿服

注犀軒至高蓋 正義曰說文云軒曲輶也謂軒車有藩蔽也下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邴意茲乘軒意茲非卿也傳稱曹朝乘軒者三百人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大夫亦乘軒矣指言卿車者言以貴者賞之也魚軒以魚皮爲飾犀軒當以犀皮爲飾也考工記車人

爲蓋不言有曲此云直蓋或時有曲直故云直蓋高蓋亦云車蓋也

十年注三邑至魯田 正義曰傳言孔丘使茲无還揖對齊要令反汶陽之田乃與之盟齊人爲是歸此三邑知三邑皆汶陽田也土地名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則汶水發源東北而西南流也水北曰陽此三邑皆在汶水北近齊齊因陽虎出奔取爲已有令服義而歸魯也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季氏世脩其德不應失其采邑則此汶陽之田當爲季氏采地今復有此三邑者汶水之北皆名汶陽其地多矣蓋季氏私邑之外別有此田也龜山名也山北

曰陰田在龜山北其邑卽以龜陰爲名故云三邑

注暨與至之也 正義曰暨與也釋詁文凡大夫出奔

書名皆是罪惡故杜迹其爲罪之狀解其書名之由地  
既出奔辰爲之請請而不許是虛其請也公唯不許而  
已未嘗責其妄請不被迫逐自忿出奔是辰之罪也  
例曰宋辰率羣卿以背宋國披大邑以成叛逆故以首  
惡稱弟是言稱弟示首惡也杜知是首惡者以其特云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是辰牽率仲佗石彊故云首  
惡也若不爲首惡當如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  
書奔楚不須暨字以間之

傳注萊人至夷也 正義曰襄六年齊侯滅萊萊東萊

黃縣是也地在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裔夷之俘  
言是遠夷囚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齊不  
自使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執兵則魯亦  
陳兵當之无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出其  
不意得伺間執之

裔不至亂華 正義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  
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萊是東夷其地又遠  
裔不謀夏言諸夏近而萊地遠夷不亂華言萊是夷而  
魯是華二句其旨大同各令文相對耳

注須齊至不書 正義曰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  
既令魯以三百乘從魯不可即拒故須齊飯汶陽之田

乃當於齊三百乘之命則得汶陽之田足當三百乘也  
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其意以宣七年盟  
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  
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不書盟諱之也緣彼有  
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田以共齊命孔  
丘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從之爲相當矣於魯不  
爲負何以諱其盟卽以三邑田少不足以當三百乘孔  
丘不應唯令反此而已今令反此其命必其足以相當  
何以諱其從齊也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爲相  
義不能拒則孔丘爲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爲  
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繫故畧不書釋

例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茲无還責侵田拒齊之享屈疆國正典儀此聖人之大司也徒以二君雖會而兵刃相要二國微臣共終盟事故賤而不書非所諱也舊說同於黑壤之辱爲負仲尼也

注犧象至磬也 正義曰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眾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負尊



古器或當然也周禮大司樂云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圜丘方丘皆是野澤二者並是大祭必當備設尊俎而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者彼是禮之大者自可依禮而行尊得出門樂得野合此言不出門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於宮內不得違禮而行妄作於野耳非謂祭祀之大禮也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於野僖二十八年晉侯朝王于踐土王享醴命之宥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

于垂隴如此之類春秋多矣或特賞殊功或畏敬大國皆權時之事非正禮也此時齊魯敵國釋怨和平未有殊異之歡无假非常之事孔子知齊懷詐慮其掩襲託正禮以拒之故言不野合

注陽虎至魯事 正義曰八年陽虎入于護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謹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爲齊所取至今始歸之飯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文倒者傳次魯事進此飯田於上令與盟事相接故也

城其西北而守之 正義曰築城於其西北之地而守之也本或北下有隅昭二十五年傳陷西北隅以入又

云登西北隅以望涉彼而誤耳今定本有隅誤

以徒至如植 正義曰涉佗以徒七十人旦往門焉陟

陀先至步行門之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然

注僞爲至授之 正義曰少儀說以器物授人之禮云

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鄭玄

云穎鑲也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是禮授刃劍當

以鋒刃自鄉而授其鑲今圉人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

劍鋒未授之欲因推而殺之

使如之 正義曰言使爲如此之計而欲殺之

注犯以至書圍 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注云

不書不告廟八年陽虎叛注云叛不書畧家臣此侯犯

以郈叛不書者亦爲不告廟畧家臣也不書叛而書圍  
興動大眾以圍告廟故書圍也然則九年代陽關討陽  
虎亦應書而不書者蓋師少不告廟故不書

注楊水至有命 正義曰唐詩楊之水刺晉昭公也昭  
公分國以封沃沃彊盛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其三章云楊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注  
云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云不敢以告人  
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朱其尾鬣 正義曰爾雅舍人注云鬣懸也

十一年注蕭宋邑 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弑

以下原  
本闕佚

□□□□□□□□□□□□□□□□□□□□



注疆孟繫子 正義曰世族譜云孟繫死子靈公以其子疆爲之後也爲後則爲其子故云孟繫子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繫字公孟故卽以公孟爲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疆卽以族告

注國內至告廟 正義曰成魯邑國內用兵計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爲輿動大眾皆告廟也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竟動眾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於廟傳與其至无勇 正義曰羅以曹國小弱不敢來追衛師而在後爲殿是空設嚴猛等與其空爲嚴猛甯爲無勇示弱誘之使曹人不憚以爲後圖

注仲尼時爲司寇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時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十年會于夾谷時已爲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爲司寇

十三年注韓魏至列國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傳稱韓魏以趙氏爲請故趙鞅得稱販韓魏非諸侯亦從諸侯納之例者韓魏之疆猶列國也釋例曰韓魏有耦國之強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

傳注垂葭至郎亭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

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魏侯次于垂葭實  
鄭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鄭氏後名垂葭而此云垂葭  
改名鄭氏者杜意以爲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鄭氏也  
故以結之與釋例不違劉炫以杜注自違釋例以爲地  
无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  
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經書垂葭許  
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不應書白羽公會  
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谷杜以文  
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過非也  
齊侯至乃止 正義曰齊侯輕脫欲得與衛侯同乘先  
與之寘飲而先駕乘廣於門外豫於廣車之上而載甲



焉飲未終而使人告曰晉師至矣齊侯謂衛侯曰比及君之駕至以來君既未有兵車寡人請以已車攝代衛車與君同乘齊侯乃著甲而與衛侯共乘驅之而行或告无晉師乃止傳載此者言齊侯之輕所以不能成功注午趙至宗親 正義曰世族譜趙衰趙夙之弟也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爲趙氏夙孫穿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爲耿氏計衰至鞅夙至午皆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別封邯鄲世不絕祀故使邯鄲人更立午之宗親

注壻父至射女 正義曰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知荀寅子娶吉射女也

董安于 正義曰史記云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者  
卽此是也

支子欲以爲卿 正義曰旣欲以爲卿則當去范中行  
二氏乃始得立言此者明支子欲爲亂以去之

注靈公至之徒 正義曰傳於明年始云衛侯爲夫人  
南子召宋朝此年言夫人之黨杜已云宋朝之徒者靈  
公之召宋朝又在前矣明年爲宋人歌而發端非明年  
始召之

十四年注陽趙厲孫 正義曰案世本懿子兼生昭子  
舉舉生趙陽兼卽厲也

注於越至書敗 正義曰於越卽越也夷言發聲謂之

於越從彼俗而名之也傳稱陳于樛李則是皆陳而從未陳之例云敗吳者越使罪人詐吳亂吳之陳使不得用力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釋例云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樛李之役越人患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也

注石尙至其福 正義曰杜以天子上士中士俱稱名氏石尙必是士矣但不知爲是上士爲是中士故注直云士耳必非下士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杜知然者周禮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大夫既四命則士三命也故鄭玄云王之

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得不以命數當天子之士故稱士也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于周自稱曰晉士起是諸侯之卿與天子之士命數同也以諸侯之卿三命再命皆書名氏大夫一命則稱人知天子上士中士稱名氏下士則稱人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脰先儒及杜緣彼傳文知是定例故解此云祭社之肉盛以脰器以賜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云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云歸脰以交諸侯之福是以祭肉賜諸侯與之共福也

注會公至日會 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

穀蕭叔朝公就遇處行朝禮故曰朝此就蒐處行會禮  
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也言不用朝禮辯其與蕭叔文異  
注公叛至史闕正義曰城邑之由傳无其說以傳稱  
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知爲叛晉之故懼而成  
此二邑也无冬闕文自是常事特辯此者說公羊者以  
此城在冬故去冬字何休云是歲孔子由大司寇攝相  
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言去冬者貶之也或說无冬者  
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言去冬見无臣也杜  
以此爲妄說且明城實在秋是非時而城故特辨冬闕  
傳安于則至而死正義曰安于請趙孟先備趙孟不  
從其言則安于其无罪矣但安于之謀國人聞之梁嬰

父忌其知謀恐趙氏強盛假此事而罪之趙鞅叛而得還不敢違命故安于自縊死耳

祀安于於廟 正義曰禮臣有大功配食於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太烝司勳詔之尙書盤庚告其卿大夫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天子既有此禮諸侯或亦有之今趙氏祀安于於趙氏之廟其意亦如此也

會于至艾豸 正義曰此會于洮還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爲野人之歌張本故遺言衛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說邇宋野已隔此語故又本之云

齊宋會于洮時大子蒯曠獻孟于齊過宋野而被譏也服虔以會于洮上屬爲義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于洮言爲召宋朝爲此會也然則宋朝是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爲會方始召之直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衛乎服不達此勢愚之甚也

注婁豬至老也 正義曰釋獸云豕子豬牝豕牝者謂之豕則豕是豬之牡故以喻宋朝也以婁豬爲求子之豬相傳爲說耳曲禮人年五十曰艾是艾爲老也 少君 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君爲大君夫人爲小君十五年麋鼠食郊牛 正義曰爾雅云色黑而小有毒

公羊以爲不言其所食漫也謂所食非一處穀梁注意亦然非杜意也

注諸侯奔喪非禮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公羊亦云奔喪非禮也

雨不克葬 正義曰穀梁以爲葬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非左氏意

辛巳葬定姒 正義曰公羊傳云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氏意以爲定姒是妾哀公之母以哀公爲君未踰年故書其卒葬耳左氏以定姒實是夫人但禮不備不成喪是哀世以否傳无



明說

注辛巳至无月 正義曰此年八月庚辰朔二日則辛巳九月不得有辛巳也更盈一周則六十二日月有一大一小十月巳卯朔三日得辛巳是有日无月也

注邾庶其邑 正義曰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臣來奔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稱城漆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无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潁氏唯繫於先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是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

意也是言漆是大都自應稱城言庶其邑者意在排舊說

傳注玉朝者之贄 正義曰曲禮云凡摯天子鬯天子尊无與敵者故執其鬯酒以對神諸侯珪是謂玉爲贄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必執玉也

注赴同至夫人 正義曰夫人初薨赴於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若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薨二者

謂行一事則得稱夫人故此以不赴兼又不耐解不稱夫人也

注公未至書葬 正義曰傳直言不成喪也不知闕少何事但小君者夫人之號不稱小君與不稱夫人其事同矣故知不成喪者卽不赴不耐是也由不赴不耐夫人之喪禮不成故不稱小君也此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故書卒不稱薨書葬而不稱小君所以罪臣子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是由反哭於寢故書葬也

冬城至告也 正義曰書城漆者書其城不以時所書在冬依其文則得時矣故傳辯之云不時告也城實非

時知其不可而以時告廟

春秋正義卷三十四

春秋正義卷三十五

哀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上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是夫人定  
嬖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卽位諡法共仁短折曰哀

元年注隨世至封之 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目  
尔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  
侯征伐盟會不齒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滕爲人  
私屬不序於宋盟也定四年保護昭王楚得復國楚人  
感其恩德使隨列於諸侯今楚帥諸侯圍蔡令隨在其  
班次以之告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

殺之此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故疑蓋楚封之當如蔡侯廬陳侯吳受封於楚也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公成悼公孫則是楚封元公爲許男也

注書過至一處 正義曰桓五年傳例云凡祀啓蟄而郊過則書今以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麤鼠食郊牛角言其傷食之處此不言所食處者所食非一處也

傳注栽設至一里 正義曰築牆立版謂之栽栽者豎木以約版也楚慮外人救蔡則於表裡受敵故築圍壘周而去蔡城一里以圍之欲置兵其內以攻蔡使外人不得救之

注夫猶至守蔡 正義曰劉炫云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築壘前兵豈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圍人夜守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豈散乎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劉炫以爲丁夫築城晝夜九日杜必以夫爲兵屯守九日者以屯是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母家又案傳晉有軌車皆是兵之屯守經籍未有作役之人而爲屯守之號者故杜爲此解劉妄規杜失非也

注楚欲至師還 正義曰服虔云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割地以賂楚也杜不然者以



昭七年傳申无宇云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所以封汝  
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  
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則楚於文王之時其竟已至汝水  
甯於此役蔡始令楚進疆于江汝之間也且汝水江國  
不可共文故杜以爲楚使蔡徙其國都於江北汝水之  
南自擇疆宇欲令還都近楚爲楚屬國蔡人冀令楚去  
心雖不肯權宜許之楚還之後蔡更自議已與楚惡不  
如事吳故請遷于吳以吳爲援

注夫椒至椒山 正義曰杜於此注以椒爲山名土地  
名以夫椒爲地名以戰必在山旁以山表地耳

注澆寒至斟灌 正義曰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

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于過是言澆是寒浞之子封于過也二斟夏同姓諸侯夏本紀文也又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此言殺斟灌者王肅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其意言殺其君而滅其國故二文各言其一也賈逵云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夏后相也案下句別言滅夏后相王解是也

注夏后至所滅 正義曰夏本紀云禹生啟啟生大康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是相爲仲康之子啟之孫也書序云大康失邦作五子之歌其經云大康尸位以逸豫乃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

弗忍距于河則大康之時羿已權盛能廢大康矣肩征云唯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云羿廢大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羿之所立也仲康崩子相立蓋亦羿立之矣傳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蓋於相時羿始自立爲天子相於是失國依於二斟夏澆滅斟灌相復爲澆所滅

注虞舜至已害 正義曰尙書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又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皇甫謐云嬪于虞因以虞爲氏虞今河東大陽縣西山上虞城是也然則舜有天下其代號虞因本河東大陽之虞及周之興封仲雍之後爲虞國卽彼地是也但舜旣禪禹封舜後爲諸

侯雖取虞爲國名未必封於河東虞地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虞國杜於地名言有者皆是疑辭言有以示不審也庖正當周禮之庖人謂之爲正當是食官之長故爲掌膳羞之官也賴此以得除已害得在泥之世不被殺也

注方十至爲旅 正義曰方十里爲成司馬法文也五百人爲旅夏官序文也由一成眾一旅言食此一成之地其內有爲兵者五百人周禮小司徒云乃井牧其田野鄭眾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

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杜解牧隰臯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爲五百夫矣

注襄四至少康 正義曰引此傳者言少康能布恩惠以收夏眾以德撫靡故得用靡遺民滅浞而立之

注猶言天與不取 正義曰吳語云越滅吳吳王請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取是也

後雖至食已 正義曰言悔恨之深結於心腹不可如

食之消止

注生民至教之 正義曰服虔云令少者无娶老婦老者无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舖歆之也非年所種夫人所識不用十年不收於國

注魯師至不書 正義曰杜以經書齊衛伐晉傳言四國伐晉故唯解魯與鮮虞不書意也劉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後魯與鮮虞會之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眾故稱師衛將尊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四國

並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義出百塗並得通也今知劉非者杜以傳齊侯衛侯止云會乾侯不言伐晉卽云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與經齊侯衛侯伐晉文相次當以爲一鮮虞狄帥賤故畧而不書猶邲之戰唐侯從楚而不書平丘之會狄人從晉而不書之類是也劉以爲孔圉等更別伐晉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告故不書而規杜過非也

食不二味 正義曰謂與在下同其好惡不別二爲美味也

在國天有菑癘 正義曰在國與在軍相對天有菑癘

與下句相連言有蓄癘之時親自巡孤寡共其乏困也  
本或天作无誤耳

注必須至徧也 正義曰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  
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飢故闔閭在軍如良將之法必  
須軍士皆分熟食然後敢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  
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單醪注流也杜以分王  
半食不足徧及軍人且所嘗珍異乃得卒乘與焉王所  
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顯而異之分猶徧也待徧熟食  
王乃自食也

注積土至曰次 正義曰釋宮云闔謂之臺郭璞云積  
土四方也又云有木者謂之榭李巡云臺上有屋謂之



榭又曰无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莊三年傳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孔安國尙書傳云澤鄣曰陂停水曰池言夫差所停三日則役民爲此也

注妃嬙至內官 正義曰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則妃上下通名也釋詁云妃合會對也妃媿也匹對於夫婦官之最貴者也嬙在妃下次於妃也周禮有九嬪女御以有四名分爲二等故言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婦官之名周禮無嬙蓋後世爲之名漢有掖庭王嬙是因於古也

二年注句繹至要之 正義曰旣取其田慮後悔競故其盟以要之伐則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

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案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注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邾人愛其土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地猶若成二年楚人伐我師于蜀公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之類是也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无定準獨齊魯汶陽之田莒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而劉炫以句繹爲小邾地而規杜非也

注定四年盟臯鼫 正義曰元以昭八年卽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衛世子 正義曰世子者父在之名蒯瞶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言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无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

傳注三揖卿大夫士 正義曰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眾也大夫爵同者眾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眾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注是時至而南 正義曰土地名云河經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魏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是

言晉時河所經也春秋之時河未必然故云是時河北  
流過元城界與晉時河道異也土地名又云戚頓丘衛  
縣西戚城在枯河東是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  
河西爲內東爲外故云戚在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  
矣師人皆迷不知戚處陽虎憶其渡處在戚之北河旣  
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爲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

注纜者始發喪之服 正義曰士喪禮旣小斂主人括  
髮袒眾主人免于房鄭玄云括髮者去笄纜而紒也眾  
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  
又奔喪之禮至於家入門哭盡哀括髮袒自齊衰以下  
入門哭哀免麻于序東如彼禮文則主人當括髮齊衰

以下乃免此大子統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統代之耳靈公以四月卒今以六月而大子統故云統始發喪之服也遠道不臨喪者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統也鄭玄注士喪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

詩曰至式龜 正義曰詩大雅縣之篇美大王遷岐之事爰於也既見周原之地肥美可居於是始集幽人從已者於是與謀議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言先人謀後卜筮也

反易天明 正義曰天有尊卑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天之明道也

經德義 正義曰此經德義與傳經國家詩序經夫婦皆意同也經謂經紀營理之不除君惡則德義廢矣宜經紀德義使不壞也

克敵至受郡 正義曰上大夫下大夫謂於大夫之內分爲上下其上大夫非卿也此言先无田祿者若能克敵得此賞也

注周書至四鄰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玄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

爲一成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  
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如彼文則縣方二十里耳  
周禮又無郡不可用以解此故引周書解之或曰周禮  
者孔子刪尙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文非尙書之類其  
作雜篇有此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千里百縣則  
縣方百里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縣方百里則出車百  
乘也昭五年傳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  
百乘與作雜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  
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  
方五十里之采邑

注十萬畝 正義曰王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

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則士田十萬爲方  
十里有餘

注志父至其賞 正義曰牧誓武王誓眾尙自稱名況  
以人臣誓眾固當自稱名矣知志父是簡子名也簡子  
名鞅又名志父者服虔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  
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旣復更名志父或當然也楚公子  
圍弒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卽書虔公子棄疾弒君取國  
改名曰居經卽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  
者彼楚子旣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於隣國故得  
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趙鞅名告  
故書鞅也鞅言君實圖之言已事濟君當謀其賞也簡



子言此君當謀其賞者言君當賞其在下副上所誓之言欲使在下信之非欲自求賞也

注屬辟至一重 正義曰禮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是屬辟爲棺之重數也大記之文從外向內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槨槨親身之棺鄭玄云槨堅著之意也如記文大夫无槨今簡子自言有罪始不設辟者鄭玄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槨時僭也爲時僭日久自言无罪則僭設有罪乃不設耳記言士棺六寸檀弓又云夫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鄭玄云爲民作制民猶四寸簡子言三寸者亦示其罰之重令制

度卑於民也記有柶棺梓棺柶謂椁也不以桐爲棺簡  
子言桐棺者鄭玄云凡棺用能溼之物梓椁能溼故禮  
法尙之桐易腐壞亦以桐爲罰也檀弓又云天子之棺  
四重鄭玄云尙深遂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  
士不重又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柶棺一梓棺二  
四者皆周鄭玄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  
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柶棺一所謂梓棺也梓棺二  
所謂屬與大棺也檀弓之文自內向外水牛之革一也  
兕牛之革二也二者相襲乃得爲重故以此二者爲一  
重也又有裨也屬也大棺也此是天子四重爲數五棺  
爲四重也喪大記之文君有大棺也裨也屬也大夫有

大棺也屬也鄭玄注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是差之上  
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无革棺再重也大夫无槨一  
重也士无屬不重也是上公數四棺爲三重諸侯數三  
棺爲再重大夫數二棺爲一重士以一棺爲不重也杜  
之此注唯无上公士耳其言重數與鄭同也若然禮器  
云天子葬五重諸侯葬三重大夫葬再重以多爲貴也  
彼重亦當謂棺而其數皆較一者鄭玄云天子葬五重  
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然則茵以藉  
棺杭爲負土天子及諸侯大夫皆數彼以增棺數故皆  
多較一也杜言此棺之重數者以明不設屬辟爲罰也  
素車樸馬 正義曰素車无飾謂不以翠柳飾車也曲

禮云大夫去國爲位而哭乘髦馬鄭玄云髦馬不鬣落也則此樸馬亦謂不鬣落用此以載柩也雜記稱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然則柩皆人挽此用車馬載者禮言乘人設法許之耳道遠者當用牛馬且此言亦爲罰也

死入于兆 正義曰周禮豕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城鄭玄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此言不入兆城亦罰也

注郵死恤王良也 正義曰下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云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

之楚辭云當世豈无騏驥乎誠无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

援。大子綏。正義曰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論語稱孔子上車必正立執綏而升綏者挽以上車之索故授之使之升也少儀云僕者右帶劔負良綏申之面地。諸幣鄭玄云面前也幣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服。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

有馬至牖下。正義曰襄二十七年傳曰唯卿備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百乘卿之極制也檀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則禮之正法死於牖下

衛大至襄公 正義曰禮於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此雖  
並告三祖對文王康叔稱曾孫也晉語說此事於襄公  
之下又有昭考靈公國語與傳異者多矣此下云无作  
三祖羞是无昭考也

大命至敢愛 正義曰上言无絕筋无折骨謂軍之士  
眾无令傷損以成大事此云大命不敢請者謂已之身  
命不敢私請苟以求生佩玉不敢愛尚書金縢稱周公  
植璧秉珪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是禱請用玉也在軍无  
珪璧故以佩玉

兩鞞至皆絕 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來轅其頸  
負軛兩驂在旁挽鞞助之詩所謂陰鞞塗續是也說文

云鞞引軸也。僖二十八年注云在胸曰鞞，然則此皮約馬胸而引車軸也。兩鞞將絕而能制焉，言其御之和也。駕而乘材，材謂橫地細小之木也。乘小木而鞞絕，示其將絕之驗也。

三年注曼姑至叛人。正義曰春秋行兵征伐自非霸主之命，諸國共行皆以主兵爲首。此圍戚實出衛意，引齊使之助已計，應曼姑爲首而序在齊下者，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推齊使爲兵首，故先書齊也。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是先儒及杜皆同穀梁之說也。宋魚石去而復入，據宋之彭城。襄元年經書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

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此蒯聵在戚齊衛圍之與圍宋  
彭城事類同矣彭城稱宋此不稱衛者蒯聵據戚與輒  
爭國非是叛人故不須繫之衛也公羊傳曰齊國夏曷  
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  
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  
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  
輒蒯聵爲无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  
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  
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  
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其意言靈公廢蒯聵不用使之得  
國輒不以國與蒯聵是靈公之命行於蒯聵也立爲國



君是王事也以國與父是私事也不以國與父是天子之命行於諸侯也如公羊之言則輒義可以距父圍戚不爲不義故杜言曼姑知其不義則輒不合距父意與公羊異者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以周禮无適子則立適孫緣是以得立耳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爲輒之義自可讓而不受以已是適孫緣有可立之勢貪國以距父耳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勅使之距蒯聩也論語說此事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孔子意不助輒明是輒爲不義故曼姑自知

不義推齊爲主

傳注司鐸宮名 正義曰僖二十年西宮災書之此不書者西宮公之西宮親近偏君忽被天火故重而書之此司鐸雖是公小宮在公宮之後非君來往之急又是人火所以輕而不書或可舉廟重以畧之

桓僖災 正義曰傳言火而經書災者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至廟以火踰宮故以災言之

注周禮至象魏 正義曰周禮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鄭玄云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月歲又書而縣

于象魏使萬民觀焉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  
鄭眾云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日其地官夏官秋官  
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  
官云布刑縣刑象若縣所掌之事爲異其文悉同唯春  
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  
杜總彼意言縣教令之法彼所縣者皆是教令之事故  
也由其縣于象魏故謂其書爲象魏命藏其書也彼言  
朔日縣之十日卽斂之則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  
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縣書之處見  
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

注言桓至所災 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

卽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毀言其宜爲天所災也所以不毀者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其意或然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其意言哀公更立之不可通於左氏故以爲元不毀耳服虔又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杜旡說或當同時災旡先後故不言及萇弘至萇弘 正義曰文公以定四年卒也爲之屬大夫謂當昭公之世也此時文公已卒萇弘知政以已先事劉子劉氏又與范氏親旣握國權遂與范氏故周人殺之以說於晉

召正常正常不反 正義曰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然則兒於正常去後始死死非正常得知召之復何所問也當欲問不立康子之意故正常畏康子不反

荀寅至而出 正義曰荀寅從內伐其北郭之郭又使其救已之徒自外伐圍郭之北門而入因外內攻故得出也

四年蔡侯申 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中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大子今昭侯申是隱大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誤

注賤者至盜也 正義曰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雖並是弑君之黨而非弑君之首首是公孫翩翩賤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者賤此盜也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爲文不得言弑其君

注天火至亡國 正義曰傳例曰天火曰災知天火也殷有天下作都于亳故知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各立之所以戒亡國也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公羊傳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說者以爲立亳社於

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左傳稱間于兩社事當爲然郊特牲亦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災其屋也

傳注承音懲蓋楚言 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入於家人而卒 正義曰言將如吳已適吳矣翩在路

逐而殺之遂入於凡人家言此者說其非理之意

注命大夫別縣監尹 正義曰陰地者河南山北東西

橫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典邑大夫則當以邑冠之乃

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總監陰地故以爲

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遙遠別爲置監楚官稱尹故以

尹言之

遂墮臨 正義曰稷初奔臨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逆稷欲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

五年注再同盟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而立杵臼昭二十六年盟于鄆陵定四年于臯鼬是再同盟也昭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也

傳問於至无君 正義曰公謂羣臣云若問暇於憂虞謂國无憂虞事得問暇則恐有疾疢不得飲樂今既无憂虞又无疾疢亦且謀樂何憂乎无君

注師眾至失所 正義曰師眾之往釋詰文也周禮五



百家爲黨言其共居一所故以黨爲名是黨爲所也經書閏月葬齊景公長厯閏十一月禮葬乃有謚此歌稱謚明是葬後傳言冬十月者記公子出奔之月其萊人之歌在公子出奔之後杜以文承十月之下故云蓋耳公羊以爲喪以閏數謂通數閏月穀梁云不正其閏也謂喪事不數左氏旡傳未知所從

詩曰至攸暨 正義曰詩大雅嘉樂之篇也言在上者不解情于其位民之所以得安息駟秦棄位僭上是情于位也

商頌至多福 正義曰商頌殷武之篇歌成湯之德不僭差不濫溢不敢怠情而自暇以此之故上天命以多

福也詩於僉皇之下更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言命以多福不復具引詩文取其意而言之也杜云違詩商頌上言詩下言頌以馴泰於此二詩皆違故言違詩與商頌

六年注爲陳至書入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爲陳乞私逆旣入而立之故依例書入也

注弑荼爲弑主 正義曰實非陳乞弑荼而書乞弑其君者以荼死由乞故書乞弑也此與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俱非弑君之首春秋顯而書之以爲弑君之主所以惡此三人釋例曰諸懷賊亂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

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无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是說罪之意傳注陳盟在昭十三年正義曰昭十三年无楚與陳盟之事於時楚既滅蔡使棄疾爲蔡公子于子皙之入也傳稱朝吳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與陳人盟更許復其國其年平王卽位更封陳是與盟也

需事之下也 正義曰需是懦弱之意懦弱持疑不能決斷是爲事之下者勸其決斷而盡殺之

注前已至是敗 正義曰劉炫言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令伐更敗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以規杜氏

今知劉非者杜言退還亦是敗者以傳卜退不吉是不  
得好退是雖欲退還亦必敗也故云退還亦是敗但文  
不委悉劉以爲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杜非也

問諸周大史 正義曰服虔云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  
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杜以問周  
大史於文自明故不煩釋

不穀至移之 正義曰言已若无大罪天其妄天之乎  
必是身有大罪天乃下罰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注四水在楚界 正義曰土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  
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  
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

楚界也

夏書至而亡 正義曰此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也彼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小異者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之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大康時也案王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統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注召在至之次 正義曰經書陽生入齊文在七月之下知其召在七月也今傳在八月下者欲令下接十月

立之是記事之次也。邴意茲來奔者，自以高國之黨八月來奔耳。僖子使召陽生，自以七月之時，別使人召之，非遣意茲召也。賈逵以傳文相連，謂遣意茲來召，又怪其日月錯誤，云其說未聞。杜以此故爲注，云高國黨以隔之。

注實以至告魯。正義曰：傳言十月立陽生，陽生旣立之後，方遣朱毛殺荼，則荼死在冬。經書爲秋殺者，記陽生初事入齊之死，遂連荼死二事，通以冬始來告，言陽生秋入荼以秋死，故並書於秋也。

七年傳：吳王百宰。正義曰：王制云：君十卿，祿魯宰，晉大夫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宰。

注有常數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常數也

注上物天子之牢 正義曰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以莫敵用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如彼記文諸侯共天子之膳唯一饋耳而得有十二牢者若是天子大禮必以十二爲數其餘共王之膳食自用饋爲食耳非謂獻大禮者唯一饋也

棄天而背本 正義曰棄十二之數爲棄天違周禮是

背本

注大伯至衣也 正義曰吳世家云大伯及仲雍皆周  
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  
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  
斷髮示不可用大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  
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大伯大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  
說大伯仲雍適吳之由也魯人不堪吳責故舉吳之上  
祖以訐之二人同時適吳而大伯端委仲雍斷髮者大  
伯初往未爲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禮及仲雍民販  
稍多既爲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仲雍爲彼人主不能行周人之禮致中國之化故文身



斷髮放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  
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  
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杜  
言辟害辟此蛟龍之害大伯之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  
者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嬴以爲飾  
者羸其身體以文身爲飾也端委禮衣者王肅云委貌  
之冠玄端之衣也此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  
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爲  
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  
須示不可用也皆馬遷繆耳

注諸侯至執帛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諸侯執玉也典命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執帛也知附庸執帛者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君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无爵雖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君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者萬國國而執帛唯附庸耳知附庸執帛也案尙書有三帛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君此唯言附庸者以傳云禹合諸侯又云執玉皆據君身言之故不數世子及孤也下云萬國故唯據附庸言之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

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如彼云附庸不得朝會而禹會萬國有附庸者附庸不得特達天子耳禹會諸侯諸國盡至附庸從其所附之國共見天子故有執帛者言萬國者舉盈數耳鄭玄注尙書以爲數正滿萬國案益稷州十有二師鄭以爲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州得有千二百國者以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

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百里之國二百是州別千二百國也鄭玄云畿內四百國者皆謂五十里國也杜云諸侯執玉附庸執帛是與鄭異也尙書傳云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以百里之方一爲百里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有奇知者但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若方七十里之國唯有七七四十九是爲七十里之國二仍有十里之方二在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是百國之方三爲國七有奇則千里之方三爲國七百有奇有百里之方二在

注孟孫至不可 正義曰傳於異人之言更應加曰令無曰者作傳畧之論語之文此類多矣雖魯上無曰要言與大夫對反不得爲大夫之辭故以爲孟孫忿荅大夫也服虔以上二句亦爲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以上屬爲便唯以此句爲孟孫言耳

魯擊柝聞於邾 正義曰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鄭玄云手持兩木以相敵是爲擊柝守備警戒也或夢眾君子 正義曰曹人夢見多人不識姓名故唯云眾君子也服虔云眾君子諸國君妄耳

好田弋 正義曰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用諸弋射鄭玄

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可以弋飛鳥說文云繳生絲也謂用生絲爲繩繫矢以射鳥也

八年注曹人至入告 正義曰傳例曰不有其地曰入案傳宋實滅曹而有之經書爲入故杜原其事而解之取讎及闡 正義曰公羊穀梁以爲賂齊謂前年魯伐邾取邾子益益是齊甥畏齊故賂之非左氏意也

杞伯過卒 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案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注不言至使也 正義曰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田此不言來故解之

傳問於叔孫輒 正義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  
榘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吳子今問  
之

君子違○○○不適讎國 正義曰謂有故而去者也本國於  
已无大讎怨已無報怨之心則違而不適讎國武之數  
紂之罪以告眾云抚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父本无罪而  
枉被誅殺如伍員之徒志在復讎適讎亦可矣不得以  
此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者如鬪辛之徒本自不  
合怨君故辛亦不敢怨也

注未臣至其難 正義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

性命非復已有故不復得爲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

若使子率 正義曰率謂在軍前引道率領先行非爲軍之將帥也故不狃云子辭王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

及吳至人懼 正義曰杜意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爲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人懼子羽爲吳內應劉炫以爲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



是鄆人教吳之語劉以爲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  
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旣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  
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  
懼傳旣云王犯嘗爲之宰文繼武城之下是爲武城之  
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爲  
武城內應傳載漚營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妄生異  
見而規杜非也

注以言至出盟 正義曰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  
吳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  
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爲負載器物欲往質  
於吳以規杜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者以周禮司盟掌

盟載之事故傳云士莊子爲載書此上有將盟之文下  
卽云負載之事故知是載書也劉以負載謂背負器物  
然則景伯魯之大夫親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  
也

注明閭至畧之 正義曰魯以淫女見伐喪邑又屈服  
求盟是可恥之事二盟皆不書者諱其惡而畧之

九年注書取覆而敗之 正義曰莊十一年傳例曰覆  
而敗之曰取某師釋例曰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  
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案傳  
鄭師圍宋雍丘宋皇瑗復於鄭師之外築壘使令表裏  
受敵无處可逃子姚救之又大敗而宋師乃號令使有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能者无死是其合軍令禽敵人制其死命是於例正合書取也

傳宋公伐鄭 正義曰虛舉經文者爲下趙鞅救鄭起并以終上取鄭師之事也

遇水適火 正義曰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

注趙鞅至水位 正義曰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爲嬴姓也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爲盈泄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爲秦一曰季勝其後爲趙令卜趙鞅伐宋故與嬴子二姓爲占也

遇泰之需 正義曰乾下坤上泰乾爲天坤爲地地在  
上天在下象曰天地交泰泰者大也天地交合萬物大  
通故名此卦爲泰乾下坎上需彖曰需須也言雲在天  
上須散而爲雨故名此卦爲需

注不可至大吉 正義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  
吉易之文也既引其文又解其意帝乙紂父殷本紀文  
也易之爻位五爲天子故於五六之爻稱帝乙也其象  
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六是陰爻也五是上體之中居  
天子之位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  
而大吉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也  
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

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杜說與彼同案易稱高宗伐鬼方者實伐之帝乙畝妹者實嫁之其女有賢德名聞昭著故得載之易象但書典散亡不知嫁與何人爲誰之妻

宋鄭甥舅 正義曰宋鄭異姓必嫁娶往來或可時實有親故爲甥舅輒言甥舅者言其昏姻勢敵敵則无以相傾宋有福鄭必衰言鄭不可助也

十年邾子益來奔 正義曰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傳云邾子又无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梟之以棘蓋將歸吳而囚之今言來奔當是自吳逃而來魯傳

稱齊甥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奔他國者已去其位畧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

注書會從不與謀三〇正義曰往年吳來倣師是與我謀也而從不與謀者與謀者謂彼此和同計謀然後共伐則是我爲伐主故言及某同行不與謀者謂彼心自定道來召我則彼爲伐主我往會之故言會某伐某今吳伐齊之意已定倣師者來召魯耳於例止當言會故從不與謀之文

注以疾至書弒正義曰傳稱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則陽生被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赴也襄七年鄭伯髡

頑卒于鄆傳稱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弑也八年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是再同盟故赴以名杜不言畧之注書歸齊納之正義曰定十四年衛公孟彊書奔鄭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衛也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書自齊歸知是齊納之

注赴以名故書正義曰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此夷當代爲君爾來未同盟而赴以名故書

注季子至以名正義曰傳延州來季子救陳卽是季札也札以襄二十九年來聘書名則此亦宜書名今不書者陳人來告不以名也

傳注黎。丘名隰。正義曰黎卽黎丘也二十三年傳稱齊晉戰于黎丘知伯親禽顏庚卽涿聚也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黎一名隰

注季子至十餘。正義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說務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跡其年言雖老猶能將兵也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

十一年注赴以名故書之。正義曰四年滕子結卒虞母代結爲君尔來未同盟來赴故書也



傳注時人疑童子當殤 正義曰喪服大功章云子女  
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  
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  
不滿八歲以下皆爲无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  
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注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  
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棺  
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  
瓦棺葬无服之喪是其異於成人也

稻醴梁糗暇脯 正義曰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  
醴齊鄭玄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恬酒矣  
則醴是濁酒也月令命作酒云秫稻必齊是以稻爲醴

也釋草云薹赤苗芑白苗郭璞曰令之赤梁粟白梁粟皆好穀也內則鄭玄注云服脩捶脯施薑桂也

歌虞殯 正義曰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啟殯而葬葬卽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

使問弦多以琴 正義曰禮以物遣人謂之問二十六

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贛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注鼓以至退軍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教大閱之禮云  
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鐻車徒  
皆行及表乃止鳴鐻且卻鄭注云凡進軍退軍鼓鐻同  
其所異者廢鐻而鳴鐻耳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金鼓  
而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臨  
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  
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傳云吾聞鼓  
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

衛賜 正義曰子貢衛人故稱衛賜

注盤庚至種類 正義曰彼文云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我乃劓殄滅之无遺育无俾易種于茲新邑此傳字少於彼引之畧也孔安國云顛殞越隊也不恭不奉上命孔言隕隊謂受上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其人性自顛越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名以截鼻爲劓劓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也易謂轉易无使轉生種類不令更有惡子孫也

將死 正義曰吳語云子胥將死曰而縣吾目於吳門以見越人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之鴟夷而投之於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

注胡篋至曰篋 正義曰胡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

簋言禮事論語衛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說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日胡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甲兵至閒也 正義曰對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此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輕甲兵也 魯人至乃歸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注兵賦至田賦 正義曰司馬法方里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必改其舊但不知若爲用之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爲丘也杜以如此則賦稅大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并共一馬三牛令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爲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春秋正義卷三十六

哀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十二年注直書至重賦 正義曰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爲賦令之出牛馬也依實直書之以示改常法重賦斂成元年作丘甲甲是造作之物故言作馬中賦稅以充之非造作之物且譏其賦不譏其作故書用言舊不用而今用之

注魯人至順時 正義曰論語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



尼脩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无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无其事

注郎發陽也 正義曰十七年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發陽之役衛石魋指此會也知郎卽發陽一地二名也

傳注諱娶至宋女 正義曰諱娶同姓不得謂之吳女

宋是子姓長女字孟故惠公元妃謂之子今亦稱孟子者全改其本若言此夫人是宋國之長女也釋例曰經書孟子卒傳言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爲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傳因而弗革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而賈氏以爲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稱吳長女既不異於同姓且娶同姓長之與少未聞其異死所爲別也

注反哭至人喪 正義曰禮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於寢反哭者是夫人之正禮也季氏以同姓之故不成其夫人之喪不爲反哭故不書葬所以懲臣子之過也釋例曰若昭之孟子者以同姓爲闕生革

其姓過而知悔也。然吳之大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所諱在於名義而已。居夫人之位，藉小君之尊，已三世矣。季氏當國而不爲之服，至令仲尼釋已之經，國朝不成其喪，以世適夫人，不書於策。此季氏之咎也。杜言不書於策，謂不以夫人之禮書於經也。

注孔子至節制。正義曰：杜以孔子與弔明其已去臣位。若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始老者謂始致事也。劉炫云：案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誅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書无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衛魯。

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用若哀公全不能用何須以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甚符同劉以爲不仕哀朝以規杜過非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不服臣爲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纜以至於成服纜以代吉冠故以纜爲喪冠也孔子以季孫當服臣爲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

季氏傳言適季氏謂適季氏哭位故杜言往弔謂就其哭位也季孫既不服喪孔子不得服弔服故去經從主節制也大夫之弔服弁經鄭玄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而加環經大如總之經纏而不糾也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无不荅拜者鄭玄云喪賓不荅拜不自賓客也禮弔无拜法而此言孔子放經而拜者記言喪賓不荅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荅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无其事記不具耳

注尋重也寒歇也 正義曰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

鄭玄云尋温也引此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温之使熱温舊卽是重義故以尋

爲重傳意言若可重溫使熱亦可歇之使寒故言寒歇不訓寒爲歇也

長木至噬也 正義曰長木喻吳國大也狗瘕喻吳失道也國狗猶家狗言家畜狂狗必齧人也

注盟不至竊盟 正義曰畏吳竊盟恐吳知之故不敢書於策也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云云盟於蜀傳曰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彼以畏晉竊盟故諸侯之卿皆貶而稱人此亦畏吳竊盟宜應貶此三國經遂沒而不書者彼以晉是盟主諸侯不應背晉故貶諸侯之卿以成晉爲霸主此吳以夷禮自處不合主諸侯之盟故與吳盟者悉皆不書是不與吳

爲盟主也既不與吳則三國私盟於義可許不合貶責但魯自不書仲尼亦從而不書之耳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而貶其卿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疆大始於會鄆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禮儀不典則盟神不獨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三國私盟可許故无貶文是其說也杜言三會三伐三盟者七年會于鄆十二年會于橐臯十三年會于黃池是三會也八年吳伐我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齊國書及吳戰于交陵是三伐也七年傳云夏盟于鄆衍八年傳云吳人盟

而還十三年傳云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是三盟也  
注侯伯至生物 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侯  
伯爲主則諸侯之從已者皆爲賓致禮禮賓當謂有以  
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當歸  
生物於賓禮牲生日餼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傳言吳  
不行禮於衛衛非地主

注猶西至之備 正義日月令季夏之月昏火星中詩  
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昏而見於西南漸下流  
也周禮司燿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  
昏則伏矣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月也經書十  
二月則是夏十月歷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爲十月釋例



長歷言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  
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歷推春  
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  
閏而令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蝥故季  
孫怪之仲尼以斗建在戌火星尙未盡沒據令猶見故  
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尙可有蝥也季孫雖聞仲尼此  
言猶不卽改明年十二月復蝥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  
置閏欲以補正時歷也傳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  
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

注此事至齊同 正義曰杜以此與經別故言丘明不  
以爲義例故使文不齊同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

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今知不然者  
案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是十月五日下午乃云冬趙盾  
爲旄車之族彼注云壬申是十月五日也既有日而无  
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无較例彼既无倒本其事與  
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爲例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  
之下明傳因簡牘舊文或日月前後不以爲例若以例  
叙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叙事爲後年張  
本者唯道事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而規杜過  
非也

十三年注夫差至書之 正義曰七年會吳于郟十三  
年會吳于橐臯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霸

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爲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僭號自稱  
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  
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令君奄王東海以淫名  
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  
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  
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  
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是其去僭號也於此會去王號  
耳其於吳國猶稱王不改也

注平旦至之次 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  
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杜用彼說眾星皆沒故不言所  
在之次

傳趙鞅至知也 正義曰如此傳文則趙鞅先欲與吳  
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  
懼乃合大夫而謀曰无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  
雄先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爲吳王設計布陳  
雞鳴乃定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鳴鼓三軍皆譟  
聲動天地於是晉軍大駭乃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  
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請先戰國語各記其國之  
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

注二臣鞅與寅 正義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同憂  
國事故以二臣爲鞅與寅也劉炫以爲吳晉二臣今知  
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鼓整列二臣

卷之二十一  
死之皆是鞅寅自謂故知二臣鞅與寅也鞅既不共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劉以爲吳晉之臣而規杜氏非也

建鼓 正義曰建立也立鼓繫之與戰也大射禮云建鼓在阼階西鄭玄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彼謂立之於地所謂殷人楹鼓與此別也

反曰至死乎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董褐旣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適子死不然則國有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說與此傳小異

乃先晉人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啟晉侯亞

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  
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策書傳  
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  
或可曲筆直已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玄云  
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傳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  
凡有其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  
相反不可強合也

王合至於伯 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  
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者二伯  
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當如康王之誥

大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以見於王也計當  
盡帥諸侯獨言帥侯牧者舉尊而言其實盡帥之也伯  
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於伯  
也亦當盡帥在會諸侯獨云子男舉小爲言其實亦見  
在會者盡帥以見伯也

故敝至伯也 正義曰言其職貢於吳有豐於晉无有  
不及時晉以吳爲伯故也

魯賦至事晉 正義曰七年傳茅夷鴻請救於吳云魯  
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今魯賦八  
百乘以貢於吳以吳爲伯故也吳令帥魯以見於晉則  
吳爲州牧魯爲子男晉成伯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

吳邾以吳爲伯故也魯旣以晉爲伯吳爲牧牧卑於伯則將半邾二伯乘以屬於吳而如邾六百乘以事於晉也

魯將至而畢 正義曰七月辛丑盟囚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无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注一盛至得飲 正義曰酒盛於器故謂一器爲一盛說文云睨邪視也詩云无衣无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人之貴者无衣賤者无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也言我與彼褐之父但得其邪視之不得飲之告已



之乏食也

對曰至則諾 正義曰食以稻粱爲貴故以粱表精若求粱米之飯則无矣麤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爲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孰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飯并致飲也土地名首山闕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之旁

吳及越 正義曰言吳不能報越求與之平終伍員所謂三年始弱也

十四年注麟者至曰獲 正義曰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

鄭玄詩義云麟角之未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麀  
麀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  
房易傳曰麟麀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  
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  
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虫不折生草  
不羣不旅不入陷窞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說文云麟仁  
獸從鹿其聲麟大牝鹿也從鹿夨聲公羊傳曰麟有王  
者則至无王者則不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  
麟臻是言麟爲聖王之嘉瑞也此時无明王麟出无所  
應也出而遇獲失其所以歸也夫以靈瑞之物輒軻若  
是聖人見此能无感乎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

道无所施言无所用與麟相類故爲感也仲尼見此獲麟於是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无應故因魯春秋文加褒貶而脩中興之教若能用此道則周室中興故謂春秋爲中興之教也春秋編年之書不待年終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本以所感而作故所以用此爲終也釋天云冬獵爲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郎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是虞人賤官自脩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名氏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故也傳稱狩于大野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例也杜以獲麟之義唯此而

已先儒穿鑿妄生異瑞。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強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之離害故爲之隕泣麟者大平之符聖人之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匹夫先无王迹前期三百許歲天已豫見徵兆其爲靈命何大遠乎言旣不經事无所據苟佞時世妄爲虛誕故杜氏序云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无取焉然賤其虛誣鄙其妖妄故无所取之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

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  
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奉德侯陳欽說麟西  
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  
來許慎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  
令麟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  
爲脩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賈逵服虔穎容等皆  
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  
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竜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  
應若然龍爲水物以其育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產於  
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矣丘明親承聖旨目  
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

尤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无容  
不述何乃經傳羣籍了尔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  
无所取

注射小至之經 正義曰此文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  
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其事既  
同其罪亦等傳稱庶其等爲三叛人不通數此爲四叛  
人者以春秋之經止於獲麟獲麟以上褒貶是仲尼之  
意此雖文與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數也若然魯史書  
此舊與彼同則竊地顯名史先然矣而昭三十一年傳  
盛論書三叛人名懲不義也其善志也杜言書曰故書  
皆是仲尼新意案此類彼則彼是舊文言新意者仲尼

所修有因有革因者雖是仲尼因舊舊合仲尼之心因而不改卽是新意所以彼傳歸功修者謂之善志爲傳所以修之旣定乃成爲善也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无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因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因是仲尼之意也是其說也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此下事者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是魯史記事之正文也仲尼所修修此記也此上仲尼修記此下是其本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經之末并錄魯之舊史以續孔子所修之經記仲尼卒之月日示後人使

知之耳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但不言是魯之舊史耳

陳恒執其君 正義曰成十七年晉欒書執晉厲公亦先執後弒與此事同彼不書者或此告彼不告且此非孔子所修不可以爲例也

齊人弒其君王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无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發凡言例是周公舊典此魯史不書陳恒之名蓋依凡例以齊君无道故

傳注大野至商名 正義曰巨訓大也由其旁有大澤故縣以鉅野爲名其沢在曲阜之西故稱西狩不書地者得常不書也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服虔云



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案此澤實在魯西舊史因書西耳仲尼不改舊史何以得示已意若其本實東狩仲尼不得輒改爲西以已意之所示妄改魯之狩處雖則下愚知其不可豈有斯人而爲斯事以此立說何妄之甚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以爲至虞人 正義曰家語云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

使人告於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肅云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傳曰以賜虞人此云棄之於郭外棄之於郭外所以賜虞人也然肅意欲成彼家語令與經傳符同故強爲之辭冀合其說要其文正乖不可合也今傳言狩而獲麟非采薪者也鉏商不是狩者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爲狩乎以賜虞人虞人當受之矣棄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棄之以爲賜人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則公羊之意當時實无狩者爲大麟而稱狩也家語

雖出孔家乃是後世所錄取公羊之說飾之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

注言魯至獲麟 正義曰若舉國不識則无由得書傳說仲尼觀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辯之故也服虔云仲尼名之曰麟明麟爲仲尼至也然則麟非常見魯人所疑仲尼聖者所言必信故魯從而取之此則愚民之信聖也服虔以仲尼名之卽云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季氏之墳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

使子至弗能 正義曰季孫之意以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之言是其重子路過於一國子路當以

爲榮不宜恥與言約子路之意魯伐小邾非已能禁將令已言不信不可與射約也又射是竊地叛臣臣之罪惡者也而子路與之相要便是以射爲義恥與不義交好故辭不能也

盟諸陳於陳宗 正義曰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盡集陳氏宗族就成子家盟也

注成子至一乘 正義曰秦世本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鑿茲芒子盈惠子得

誰非陳宗 正義曰子行稱國內之人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眾多力足成事何爲畏子我欲出奔

所不至陳宗 正義曰子行慮其必出故以殺子懼之

陳宗謂陳之先人此稱有如陳宗由定六年孟懿子謂  
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彼注  
云稱先君以徵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  
也

注闈宮至門也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孫  
炎曰宮中相通小門也成子在公宮內知大門公門也  
計闈在宮內必是得入大門乃得至闈今言攻闈與大  
門皆不勝者公宮非上。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闈  
故與大門並攻也

注主迹禽獸者 正義曰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  
凡田獵者受令焉鄭玄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

注地理至大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土地名宋都睢陽計去開封四百餘里非輕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也蓋於宋都之旁別有近地名逢澤也介大也釋詁文案方言畜无耦曰介杜云大者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廩若迹人止告一廩不應公喚左師俱獵故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廩而規杜氏非也

注瑞符節以發兵 正義曰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眾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也彼用牙璋天子之法

諸侯於其封內亦自以瑞發兵其物无文以言之

孔丘至告人 正義曰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

浴而朝此云齊而請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公日子  
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  
耳彼於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云之三子告此无文者傳  
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  
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无文也

十五年傳注聘禮至將命 正義曰聘禮文也服虔云

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禮稱旣斂於棺傳言將以尸入者  
記言對文耳散則可以通隱元年傳曰贈死不及尸注  
云尸未葬之通稱也案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

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  
用介受賓禮无辭也不饗食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  
其禮如此聘禮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斂于棺造于  
朝介將命鄭注云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此謂賓已至  
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閒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  
事令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  
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芋尹云以尸將事  
者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抑之杜以傳有以尸  
將事故引聘禮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以釋之其實貞  
子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也

於是至之禮 正義曰上注所引者是聘賓終以尸將



事之禮聘禮又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是聘而遭喪之禮也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

曰人至貳乎 正義曰人皆臣人謂凡人皆臣事於人當一心事上今公孫成而有背人之心謂背魯適齊況他國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子而爲叛貳乎言必效子而爲叛貳故杜云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

輿豶 正義曰豶是豕之牡者傳稱諸侯盟誰執牛耳則盟當用牛此用豕者鄭玄云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豶下人君耳然則蒯瞶自謀取國甯復降下人君於

時迫促謀得牲耳牲不備牛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以盟隨人此及明年大子疾輿豶爲盟皆臨時偏切難以禮論也

注季子至邑宰 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字季故呼爲季子也使告季子則季子在外下云食焉不辟其難是食孔氏之祿故知爲孔氏邑宰

召獲至食炙 正義曰丘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煩碎計爨甯飲酒无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二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子羔至其難 正義曰子羔謂季子將欲救君故言政不及已不當踐其難季子欲救孔悝故言食其祿焉不

辟其難

十六年注仲尼至有誤。正義曰魯臣見爲卿乃書其卒致事而卒猶尙不書仲尼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卒耳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長歷校之四月十八日有乙丑无己丑己丑乃是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者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今知不然者案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爲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爲國老是大夫尊者則二

命以上準例合書故杜爲此注或可杜爲抑揚之辭以爲仲尼縱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欲明魯之君臣宗其聖德之甚劉不尋杜旨以爲例不合書而規杜過非也

傳公誄至自律 正義曰周禮大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鄭眾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卽引此傳是爲賜命之辭也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爲之謚故書傳无稱焉至漢王莽輔政尊尙儒術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

孔子爲褒成宣尼君明是舊无諡也鄭玄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諡謂諡孔子爲尼父鄭玄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諡遂復妄爲此解

注使副至石函 正義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无主鄭玄祭法注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无主耳今孔慳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无主孔慳之反祫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姑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耳

勝曰至去之 正義曰白公告之知必許其爵位而宜

僚辭是不爲利而諂也承之以劔欲刺殺之而宜僚不  
動是不爲威而懼也如此之人必不是漏泄人言以求  
媚者也言其必不泄已謀故舍而去之

注與吳至爲亂 正義曰服虔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  
吳戰時所入獻捷杜以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宮人情  
所不許豈當時肯聽之故以爲戰時所得鎧杖兵器皆  
備具獻之所得既多欲因獻用之以作亂

注微匿也 正義曰釋詁云匿微也舍人曰匿藏之微  
也郭璞曰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

十七年注衷甸一轅卿車 正義曰甸卽乘也四丘爲  
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衛侯本許

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傳特言乘  
衷甸兩牡則良夫不合乘之故知爲卿車也兵車一轅  
而二馬來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而  
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  
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知大事駕四者異義古  
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騤騤周道倭  
遲是也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爲行之等差也其  
諸侯大夫士唯駕二无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  
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贈以兩馬是唯得駕兩无  
上乘也下文大子數之三罪衷甸不在其數而傳言之  
者積其奢僭多也

注紫衣君服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爲君服  
禮无明文要此云紫衣言良夫不合服之玉藻云玄冠  
紫綏自魯桓公始也鄭玄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  
子稱齊桓好服紫衣齊人尙之五索而易一紫孔子云  
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旣服紫則臣不  
得僭今傳言紫衣爲良夫之罪明紫是君服良夫僭之  
故言紫衣君服也大夫狐裘非僭言之者爲袒裘張本  
注食而至不敬 正義曰禮裘上有衣謂之裼玉藻云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如此之數皆是裘上之裼衣  
也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如此兩衣  
襲則二衣皆重之裼則袒正服露裼衣玉藻云裘之裼



也見美也君在則褻盡飾也服之襄也充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唯有露褻衣耳无露裘之時今良夫爲食熱之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敬也劔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劔良夫與君食而不釋劔亦不敬也

注三罪紫衣袒裘帶劔 正義曰三者皆偪僭於君故以此爲三罪衷甸僭卿耳比此爲輕知衷甸非也

衛侯至而譟 正義曰北宮衛侯之別宮於是衛侯在南宮夢裏身在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北宮在昆吾觀北故此人北面向君而叫譟也

其繇至後踰 正義曰杜以魚勞則尾赤方羊不能自

安襄焉謂魚至水邊以踰衛侯將如此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襄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卽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襄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

一猶十年尙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踰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无定準劉以爲襄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過非也

注彘武至可執 正義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則彘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无常劉炫以爲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无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橫規杜過非也

十八年注言宋至從子 正義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

誤

夏書至元龜 正義曰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先耳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安國云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杜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與孔合周禮謂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也釋言文

十九年注言敬至大克 正義曰自十六年以來經文已終傳无所解當時之事亦不書記所記者爲終竟前事叔青如周計不應錄爲終其弘之言故錄之耳其弘言在昭二十三年此叔青如京師自爲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

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者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大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良以書籍久遠事多紕

繆故杜違史記亦何怪焉劉炫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未知劉意能定以否

二十年。簞小筥。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簞筥盛飯食者。圍曰簞。方曰筥。宣二年趙盾見餓人爲之簞食。注云簞筥也不言小。此言小筥者以盛珠之器不宜與盛飯器同。故云小耳。

對曰至謗言。正義曰爲時所用進在朝廷言行无愆不見怨惡言人无惡之者時所不用退歸私室則无誹謗之言。故得君子之名也。杜解進退之由由時可行則行故有進時可止則止故有退時易。艮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史黯行

如此也

二十一年注臯緩至此會 正義曰士喪禮始死復魂之辭云臯某復鄭玄云臯長聲也臯者緩聲而長引之是臯爲緩也高蹈高舉足而蹈地故言猶遠行也此盟于顧顧是齊地行不出竟而言遠者止爲魯不稽首而爲此會雖近猶恨故以遠言之耳

二十二年大子革奔越 正義曰革爲邾君十餘年矣仍稱爲太子者承其父歸之下故繫父言之

越滅至以歸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

不許成，因使告吳王曰：「以民生之，不長王其死，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也，吾其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二十三年，注景曹至祖母。正義曰：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此曹是平子之妻，母故爲桓子外祖母也。今康子是桓子之子，父之外祖母，卒故使冉有弔，且送葬，婦人多以姓繫夫，此以景公見在，遣弔，景公故繫其子小邾曹，姓故稱景曹。



注彌遠至彌甥 正義曰彌者增益之義故爲遠也釋親云母之昆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季桓子爲景公之甥景公爲康子父之舅氏也桓子於景公爲親甥故康子致辭於景公自以爲彌遠之甥

二十四年注躗過也 正義曰服虔云躗僞不信也杜云躗過繆言也俱是不實之義各自以意訓耳

二十五年衛侯出奔宋 正義曰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无奔宋之事其說未聞今杜云城鉏近宋邑蓋衛侯出近宋竟似欲奔宋衛人以奔宋告也

注期夏至同列 正義曰期是夏戌之子戊是大叔疾之甥期爲大叔疾姊妹之孫也姊妹之子爲甥姊妹之

孫與已之孫尊卑同列。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爲從孫甥。

二十六年注悼公至黜也。正義曰衛世家謂輒爲出公季父黜殺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

以城鉏與越人。正義曰衛侯先居城鉏。以兵侵衛。衛人申開守陴。衛侯不敢入。乃還城鉏。衛人得以城鉏與越者。衛人賂遺於越。雖公所在亦以與之。

注周元至養也。正義曰宋世家言景公卒。公子得殺大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孫也。昭公父元公孫糾。糾父公子端。秦端。秦卽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賊殺大子而自立。其說殺昭公得

立之所由與此不合亦以得爲昭公也

注北首死象 正義曰禮運云死者北首生者南鄉故以北首爲死象

詩曰至順之 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也競疆也无疆乎惟得賢人也若得賢人四方諸國皆順從之矣

二十七年注西平陽 正義曰宣八年城平陽此云盟于平陽土地名云宣八年平陽東平陽也泰山有平陽縣此年平陽西平陽也高平有南平陽縣

无及寡 正義曰无陵侮寡少而橫及之也

君子至入焉 正義曰君子之爲謀也思其始思其中思其終三者盡无猜嫌皆可舉而行之然後設言以八

前人焉

注悼公至悼公 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國人迎  
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甯立是為悼公傳稱國人施  
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馬遷妄耳

注簡子至為子 正義曰趙世家云孤布子卿見簡子  
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无為將軍者簡子召子毋  
恤毋恤至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  
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  
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乃廢大子伯魯而以毋  
恤為太子

注史記至七年 正義曰晉世家云定公三十三年孔

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則晉定公以魯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十七年出公奔齊則出公之奔在魯悼公之十年也又云出公既奔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之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弑知伯是殺知伯當魯悼公之十四年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韓魏趙敗知伯於晉陽戰國策記此事云知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以灌之城不沒者三板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康子爲右知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安邑魏也平陽韓也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躡魏桓子之足

其夜趙襄子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春秋獲麟之後二十七年王隱晉書武帝紀大康元年諸軍伐吳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面縛詣王濬降杜預先爲荊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吳將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吳吳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束皙傳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頸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其目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

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

以下原本闕佚

春秋正義卷三十六